

2007年5月5日

Issue 187

哥城華人教會 佳美團契 佳美月刊



五月刊

Inside this issue:

<b>五月團契活動日程</b>	李曉	2
<b>五月靈修輔導</b> 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徒訓練課程	靈修組	2
<b>天涯路盡見真光</b> 今天我很高興能來到哥城華人基督教會，與弟兄姊妹和朋友們分享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奇妙作為。在約翰福音14章6節中，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這裡我想和大家... ..	張敏	4
<b>蹉跎歲月 認識耶穌</b> 我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從進小學的時候，一直到來美國之前，我一直受的是無神論的教育。那時候我認為所謂的神，上帝和佛都是欺人之談。而進化論，即那些什麼猿猴進化成猿人，最後變成人的理論在... ..	花江	11
<b>禱告事項</b>	蔡麗明	13

### 本月金句

腓立比書 4:1

“我所親愛，所思念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

## 五月團契活動日程

日期	主題	預查帶領	地點	領唱	點心
Friday, May 04, 2007	查經	張其水	Chapel	楊安華	李曉/王振賀
Friday, May 11, 2007	换届选举	李曉/錢傳劬	Chapel	李方瑩	陳亮/陳靖
Friday, May 18, 2007	家庭聚會	組長	家庭		
Friday, May 25, 2007	春游	李曉/錢傳劬			

五月靈修輔導：

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徒訓練課程

靈修組



### 第一課 禱告

#### 什麼是禱告？

其實禱告就是跟我們的天上的阿爸父說話，不是一種宗教儀式，不需要特定的句子或形式，是人從心里跟神說話，在我們談話的時候最重要的是——一顆坦誠的心。

#### 禱告的對象？

禱告的對象是神——我們在天上的父，在學習禱告的一開始就要很清楚的知道，我們是向神禱告，神也听人禱告。一些初信主的人，因為怕別人笑他禱告不夠清爽流利，就一直不敢在人前開口禱告，我們應當知道禱告不是給人听，只要神肯听就夠的，這樣就會不受人的影響了。同樣的，禱告也不是用來發泄私怨，故意說給人听的，如果不是向神禱告，而是說給人听的，就不要禱告，免得在禱告上得罪了神，也惹起人的厭惡。

#### 禱告時不應作的事：

禱告不是作給人看的，在馬6:5告訴我們，當時一些法利賽人站在路口舉手禱告，給人家看到他們很虔誠，其實他們禱告是要給人看的，而我們在教會里的公開禱告是可以的，只要我們誠心誠意地禱告，就是最好的禱告。使用重復的話語禱告(馬6:7)，神不要我們重復無謂的話語，要我們誠心，如果我們的心誠，重復著心中有需要的事情是沒有關係的，是好的。最怕的是心不在焉，只是不斷的去重復同樣的話，這就不好了。

#### 禱告的內容(馬6:9-13)：

從這段主禱文的經節里，讓我們看見禱告可以分為四方面，用一個英文字ACTS來表達禱告的不同種類。

A (Adoration), 就是崇拜、讚美的意思。(馬6:9)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

[愿...愿...愿...]這是讚美神，是先從神的角度去看這個事情，這是第一種很好的禱告。

C Confession), 是忏悔的禱告，一個很好的禱告是在神面前安靜下來，求神的聖靈幫助我

們反省，看看我們的內在思維、外在行為有那些是得罪神、得罪人的，使我們能在神面前忏悔，求神饒恕。很多的時候，我們會發覺禱告無法通暢，似乎有所阻隔，那是我們有意、無意間所犯的罪擋在我們與神之間，我們就應求神幫助、使我們能被光照，在神面前認罪，求神賜力量使我們能改過，這樣禱告就必暢通。

T (Thanksgiving), 是感恩，這在主禱文里沒有直接的講到，但這是我們當有的禱告，我們常常

常數算神在我們身上豐富的恩典、保守與作為，並為此來感謝神。很多的時候當我們懂得感恩，就會發現在我們的身旁有許多從神而來的祝福，同時對環境的報怨就少了，並能積極地去看人生。所以懂得感恩是過快樂人生的重要的秘訣。



## 五月灵修辅导:

## 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門徒訓練課程

靈修組



S(Supplication),祈求的意思。就是在神面前將我們各樣的需要,無論是身體上的或心靈上的需要都告訴神,且不但為自己求,也為他人代求,不但為個人求,也可以為社會、國家求,這是神賜給他兒女的權柄與恩典。

**禱告的本意:神塑造我們**

(馬6:9)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為什麼耶穌教導我們先要有一個讚美的禱告呢?很多時候我們以為禱告是什麼?是阿拉丁的神燈?用禱告來摩擦神燈,使我們心想事成?其實禱告最大最重要的意義是,神要改變我們。不是我們以為的,以禱告來改變神的心意。乃是神在禱告的過程中改變我們的心,改變我們的世界觀,不再是狹窄的自我,是投入在從神的眼光中去看世界。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其它我們基本的需要神會加給我們的。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

當我們禱告結束時會加一句,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為什麼我們要講這句話呢?這句話的意思是我們不配到神面前,因為我們是罪人,但因耶穌救贖了我們,他的寶血洗淨了我們的罪,我們才有資格到神面前求。奉主的名就是依靠主的名意思,主的名字是我們在神面前得恩典的依據;奉主的名是我們在主的名字里禱告,就如同主自己的禱告一樣,神必應允我們的禱告;奉主的名既是在主的名字里,所以我們所求的事,必定是主容得下的,是在主的範圍內的,越過主的界限,就是不在主里面了。簡單的說,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也就是在神的旨意里禱告。

**禱告的三個秘訣:細、密、切**

“細”,是仔細,就是禱告的時候,要禱告的比較具體,不要太空乏。“密”,是頻密,就是誠心的為同一件事常常禱告,其實頻密的禱告是強而有力的禱告。“切”是迫切,就是很懇切的為所關心的事禱告,不可馬虎。另外在禱告方面,有力的禱告是信心的禱告,我們禱告需要有信心,相信神會垂聽我們的禱告。

**禱告后三個可能結果**

很多時候剛信主的人,因為信心弱,神透過一些事要加強他的信心,所以禱告很快的就被應允。但信主時間長了,我們會發覺禱告比較久才被答應,為什麼呢?因神要慢慢訓練我們的信心,不然的話,我們對神的信靠只是靠神怎樣來回答我們的禱告,這樣的信心是不牢固的。有時候神要我們等待,是要在這個等待的過程中改變我們。還有一些禱告是神不會應允我們的,因為這個禱告的本身不合神的心意。

**不要妄求**

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你們求也得不著,是因為你們妄求(雅4:2b\_3)不祈求的人,自然不會從神那里得著什麼,因為他不覺得有需要。而妄求是:一是屬於浪費的範圍,二是完全為了滿足自己的喜好或欲望,而不是真實的需要,主必不聽。

**信心的問題**

信心不是人的渴望。信心絕不是憑空跑出來的,它有一個根據,就是神的應許。離開了神的應許,信心是空洞的。信心就是抓牢了神的應許,憑著神的話而肯定神所作的事。人按著神的心禱告了,神就把那個把握放在禱告的人裡頭,這個把握就是禱告的信心。信心的源頭是神自己,按著神的心意禱告,神就負責把信心給我們。讓我們一同學習按著神的旨意來禱告,也藉著禱告追上神的旨意。



## 天涯路盡見真光

張敏



張敏來自北京，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法學碩士。曾任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午間半小時>>節目記者，編輯。張敏曾與蘇小康合著包告文學<<神聖憂思錄>>，<<活獄>>。1994年在俄國歸信主耶穌，1998年畢業於美國加洲台福神學院，獲基督教研究碩士。張敏現在美國自由亞洲電台擔任<<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2007年4月，張敏應邀于哥城華人教會，在布道會上主講神的大能。

今天我很高興能來到哥城華人基督教會，與弟兄姊妹和朋友們分享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奇妙作為。在約翰福音14章6節中，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這裡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對這段經文的領受。

我出生在50年代初，是被稱為“老三屆”那一代人中的一個。我對教會最早的記憶是小時候跟著外公到教堂去。那是在西西北大街路西邊的一座兩層紅磚小樓。記得外公拉著我的手走上樓，那老式的木樓梯就在腳下咚咚作響。在樓上的大堂里有人跪著禱告，外公對我說他信耶穌。我還沒來得及知道耶穌是誰，還沒來得及讀聖經，外公就在大飢荒年代，於一次平常的睡眠中離開了世界，到我上中學的時候，看到一些教堂已經不再開門了。

1966年“文革”爆發，我十五歲，在北京師大女附中讀初中二年級，我和國人一起，經歷了那個宣揚無神論同時又把神當作神敬拜的年代。我母親承受不了由於我父親的所謂“嚴重歷史問題”所造成的種種壓力，以至精神失常後自殺。八月三日晚上，同學到我家來通知，要我第二天一定要到學校去，如果不去的話“格殺勿論”。經歷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當時“革命小將”說的“格殺勿論”絕不是說說玩的，如果有誰敢違抗他們的命令，真會招來殺身之禍。

八月四日上午走進教室，班上同學已在一夜之間被分為三類，出身好的是“紅五類”，有革命的權力，十個出身不好的“黑五類”同學(我在其中)，被一根長繩子栓著，在講台前站成一排，還有十幾個出身不算紅也不算黑的同學坐在地上(不許他們坐椅子)，看我們“黑五類”同學挨批鬥。當時的師大女附中聚集了很多中國政要和高級知識分子的女兒們，就在這樣一所學校，這一天，很多班級同時召開像我們班這樣的批鬥會，女孩子打女孩子，拳打腳踢，經過這樣的批鬥，一個女孩子最珍愛的自尊心所遭受的蹂躪，很難用語言來形容。

第二天，就是1966年8月5日，我和許多“黑五類”同學被押到操場上去，看批鬥校長和老師，我們的女校長就在八月烈日下被自己的一群女學生毒打，帶著釘子的破舊課桌椅的腿打在卞仲耘校長身上，鐵釘刮破她的衣服，扎進她的皮肉，再拔出來，留一個紫黑點。卞校長當晚被送進醫院，宣告死亡，其實在她被送醫院前就已經死了。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學生打死的第一個校長。接著，在北京，在中國各地，又有許多教育工作者在自己學生的拳腳棍棒下喪生。

也許因為生命中經歷過這樣的日子，我特別渴求美善，渴求真理。那時我拼命學習毛澤東著作，希望能從中明白真理，找到出路。我讀到，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相結合。我想，只有這一條出路了，我願意按毛主席的話去做。當時只有十五歲的我，沒有把當時所發生的這一切看為錯誤和荒謬，只是簡單的想，我出身在所謂的“剝削階級”家庭，剝削階級是少數，勞動人民是多數，真理一定在多數人的手中，就是在勞動人民的手中，我是從“黑五類”的家庭，從黑暗的營壘中出來的，但是我的心嚮往光明。那時我對黑特別敏感，記得我母親剛去世，我父親就扯了三塊黑紗，一塊戴在自己的臂上，一塊給我，一塊給那比我小五歲的妹妹，來表達對母親的哀悼。可是這塊黑紗我不敢戴到學校去，因為在當時，自殺就意味著背叛社會，我怕學校里有人問我媽是怎么死的，可是我不戴這黑紗又怕爸爸會難過，所以我在家戴著這黑紗，往學校走的時候就摘下來，放到書包里最下邊，從學校放學快到家時再把它戴上，黑色就這樣在我心里留下了可怕的陰影，以至在以後的十幾年，我不敢穿任何帶有黑顏色的衣服。當時我渴望著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一個光明的事業，我心中最大的願望就是遠離黑暗，被光明的事業所接納。

1967年12月，大規模下鄉還沒開始我就報名去了

## 天涯路盡見真光

張敏

北大荒，1978年才回到北京，我去的時候是16歲回來的時候是27歲。十年多在北大荒我只做了兩件事，一是學會干各樣農活，二是利用工余時間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書。說實在的，這些書對於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來說，是很艱深的，但我非常認真地去讀，即使不懂我還是堅持讀下去。因為社會上所有的宣傳機構每天都在對人們說，這些書里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1977年我父親的食道癌已到了晚期，我就從黑龍江趕回北京照料父親直到他去世。1978年我回到北京，在家里待業近兩年，被分配在北京156中學看大門，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的第一志願。上北京師大女附中是我考中學時的第一志願，在中學看門則是我招工考試的第一志願。當時供我挑選的工作有掃地、燒鍋爐、在托兒所看孩子、賣飯票、看大門，我選了看大門，是因為干這份工作可以看看報、讀讀書。

77年恢復高考，我為什麼沒去考？因為77年父親病重，我在北京照顧他，戶口在黑龍江，不能進北京的考場。我錯過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恢復高考的第一次考試，78年又因為生孩子錯過了第二次高考，沒想到79年高校的入學年齡限制更嚴了，我就超齡了。這就好像眼看著末班車開走了，收容我們這些下鄉青年的車再也沒有了，我就怨自己決心不夠，不應該因為生孩子放棄高考。當時我痛下決心：將來無論哪個考場能對我再開一次門，我一定要沖進去試一試。

坐在北京156中學傳達室里，我想，當年我以滿分成績考進北京師大女附中，初二還沒讀完，所有學校關了門，黨和領袖讓我們走光明大道，十度春秋，汗洒邊疆，難道就為了今后天天坐在這兒看著別人上學嗎？命運為什麼要和我們開這麼尖刻的玩笑？當然沒有人回答我的問題，我在日記上寫：只能把問題吞進肚子滋養頭腦。頭腦為什麼重要？因為今后要靠頭腦求知識，沒有知識，我們“知識青年”就永無出路，所謂“知識青年”連一張初中文憑都拿不出來。所以，非得熬成知識分子才有出路。有了知識，今后才不會再受騙了。過去一生最寶貴的這十年已經搭進去了，以後我求得知識，誰也休想再騙我。我讀過業餘高中，參加過自學考試。1980年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夜大學招生。這是中國重點大學最早開辦的一所夜大學，報名需要單位介紹信。校領導不同意我報名，說專業不對口。我就問校長，我在學校看大門，哪個大學的哪個專業和我的工作對口呢？校長不再理我，我就天天下了班，站在校長室的門口等她下班。等她從辦公室出來，我就上前問她，能不能再考慮我的要求，這樣我在校長室的門口站了整整一個月，校長被感動了，

她說“嘿！不就是報名嗎？又不是保送大學”，她就讓教導處給我開了介紹信。我考進了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的夜大學，三年後拿到一張大專文憑，成為北京二龍路中學的歷史老師。這所中學和北京師大女附中只隔著一條街，我站在教室里上課，就可以看到我以前在師大女附中上課的教室。我在中學傳達室看門的時候有機會認識許多老師，也聽他們講過許多個人經歷，現在我自己在學校當老師，更常常和老師們一起聊天，深入了解了中學教育現況。我想，要是能把這些事情都寫出來多好阿。于是我又萌生了報考新聞寫作專業，讀更高學位的想法。在北師大的夜大學讀完五年，拿到本科畢業文憑。這樣，我就可以報考研究生。而且從那一年起，報考研究生的年齡限制從三十五歲改為未滿三十五歲。這一年是我最後的機會。前一年，我先生已經被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錄取為研究生，他是和我一起下鄉的知識青年。我想，這次我無論如何也要進一次正式的考場，沒想到，學校又不批准我去報名，因為在報考研究生的章程上規定，有幾種人不能報，其中一種是中學老師。當時我看了就想“唉！我這是什麼命啊！”但又一想，我是夜大學畢業的，我從來就不是正式的教師。所以我就去找校長，找區委教育部……總算放我過關。那一年我考進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畢業後就分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後來成為《午間半小時》節目記者、編輯。經歷了那麼多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治變化，我們的命運跟著國運一起浮沉，這使我不能不關心國家命運。雖然人到中年，但我想，只要國家進步，經濟繁榮，政治開明，那我就在新聞記者這個自己喜歡的位置上，盡微薄之力報效祖國，別無它求了。在座的朋友們中，有沒有在八七年到八九年收聽過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午間半小時》節目的？很高興在座有這樣的朋友。在八七年到八九年節目中，我們記者希望能打些“擦邊球”，說一些真實的話，當時聽眾和我們心靈的默契真是讓人感動，你就看那些聽眾來信，有時候我們在某個節目中說了一些什麼話，聽眾就來信說，你們說的這幾句話，使我們心里很受感動……可是，好景不長。1987年夏天我到中央台，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以學生運動為先導，繼而各界市民參加的“反腐敗，爭民主”游行請愿在中國各大城市一波又一波掀起來了。當時我只是以一個新聞記者身份，背著錄音機，到廣



## 天涯路盡見真光

張敏

場采錄新聞現場聲音。只是到後來，北京部分地區戒嚴，很多學生們還在廣場上，我去參加一些會議，會上有許多記者，在採訪的同時，我們這些記者作為北京人，也發表自己的看法，沒想到我拿著錄音機給別人錄音的時候，也有人在給我錄音。

1989年6月3日夜里，當坦克碾過年輕學生和市民的身體時，也碾碎了我最后的希望。軍隊在首都北京的街頭，用現代化武器射殺和平居民，我沒法說擁護。當然，無論我說什麼對大局都沒有任何影響，可我無論如何不愿意在白紙黑字上寫違心的話，我怕愧對子孫后代。戒嚴后那些會議的錄音帶被送到北京市長陳希同辦公桌上，整理成文字，清查中拿到我面前。派來的人問，“這是你說的嗎？”我說，是。我受了處分，我的記者證被吊銷，中級職稱被取消，而且被取消長工資的資格。我先生在1987年前和他的導師胡績偉起草中國新聞法，完成的草案本該送到人大常委會去討論的，但因為他們的草案是維護新聞自由的，而當局所要的是限制新聞自由的新聞法。所以他們的草案只能放在抽屜里。這還不算，他們新聞法研究室的牌子也被取下來，研究室搬到了新聞出版總署，也就是說，用不著他們再作這個研究了。我先生一氣之下跑到經貿部，後來做了駐外商務代表。但是他受了我的牽連。我受了處分，拿不到護照，不能陪同先生出國，甚至不能去探親。我先生的任期是四年，滿了兩年才能回來探親一次。後來我的處分期滿了，但是仍然不讓我去陪先生同住，後來，干脆把我先生解職。89年的處分不但斷了我的路，也斷了我先生的路。

在這種情況下，1992年我和我先生決定離開中國。那年秋天，我們藉邊境四日游，到了俄羅斯東部的一個城市，然后就順著西伯利亞大鐵路，到了莫斯科。我中學時候外語學的是俄語，下鄉后回北京考研究生要考一門外語，重新再學英語怎麼也來不及了，所以就一直將就著讀俄語，一直到研究生畢業，笑稱“一錯到底”，可是人的一身，很多事情都不是自己能掌管、能料及的。有些經歷，認識神以后，再回頭看，就覺得奇妙得很。就是為了這“一錯到底”，我先生曾跟我吵，他說“你腦子也不算太笨，干嘛花時間學這沒有用的俄語，你從頭學英語我幫你”但我想學俄語不過是作“敲門磚”吧，騰出時間在別的科目爭取多拿些分。哪想到今生今世我還真會到俄國去，在莫斯科居住二十個月！我先生說“幸虧你學俄語”。前蘇聯剛剛解体一年，俄國的車站、商店等很少用英語，因為前蘇聯學校的公共外語多數是德語或法語，因此我的俄語就用上了。當時俄國轉軌困難，經濟凋敝，社會治安也不好。由于國際組織的援助，一年多以后，我們拿到了加拿大的“移民紙”，但是沒想到俄國政府要對我們

做出境審查，這樣一來我們就無限期被擱置在那里等候，盡管我們一切手續都符合國際法。官僚制度哪里都一樣，一對美國駐莫斯科的記者夫婦對我們說，得做好心理準備，短則半年，長則一年或更長的時間。

那時候我真覺得自己堅持不下去了，因為莫斯科的治安實在不好。早上聽到槍聲見窗外有人倒在地上，第二天就在報紙上看到我們樓外發生槍殺的報導。樓里我們單元三戶中國人，已有兩戶在電梯里被手持匕首的人搶劫，下一個想必就輪到我了。可能因為我會說兩句俄語，怕我會呼救，所以把我排在后面。您不能想象當時我心里何等恐懼。就在那時候，我又聽到一直幫助我的朋友蘇曉康一家出了大出禍，醫生說他的太太會終身成為植物人。同時又聽到我的另一個朋友在飛機失事中遇難的消息……在這種情況下，我更感到人生多蹇，命運無常，前景叵測，心里非常害怕。坐在莫斯科的小屋里，我不敢出門，每天想的就是要活著熬過這一天，天天看好門把手、看好門鎖，留神別有什麼人進來，我們也不出門，一天天數著過。那時我想起了東北人說的“鬼打牆”，就是說，一個人在野地里，天晚了，他想往東邊的目的地走，認准方向，一夜不停，可是到了天亮，他發現自己還在離出發點不遠的地方。我覺得這“鬼打牆”真像我前半生的寫照。就想這不行我得往好里走，往光明里走。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和工農結合，我最早自願報名去了；馬、恩、列、斯、毛的著作我也學了，後來不講扎根農村，又講“科學的春天”，我努力學習知識，一路讀到碩士這容易嗎！不過跟這裡的一些朋友相比，我很慚愧，你們早就是博士了，碩士有什麼好說出口的呢？可是您知道，從一個知識青年熬成一個知識分子，不容易。在這莫斯科的小屋里，我問“我是誰？”二十多年前，人說我是“狗崽子”，還有個好听一點的名字，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此后二十多年的奮鬥，一直沒停步。現在我是誰？是“逃亡分子”，不可以教育好的“階級敵人”從十五歲開始不停的努力，尋求真理和光明，什麼鬼給我打了牆？怎麼就走不出這“鬼打的牆”。

我最不甘心的，就是我十四歲的兒子還留在北京



## 天涯路盡見真光

張敏

，我和他爸爸要是出點什麼意外，他可能一輩子都見不到爸爸媽媽了。我十五歲下鄉，好歹還有個爸爸在北京，如果我們在俄國遭遇不測，那我的兒子就成為沒有爹娘的孤兒了。那時，我什麼都不願去想。想過去心里難受；想現在心里害怕；想未來前途渺茫。最好什麼都別想，找本書轉移注意力。可是翻遍手頭的書刊，沒有一本能看得下去，才知道什麼叫“度日如年”。就在這時我突然想到聖經。我先生有朋友在做中俄貿易，幾次請朋友從我家往這里帶書，我對先生說，怎麼就沒想到過請他把聖經帶來呢。

我怎麼會有一本聖經呢？小時候跟著外公去教堂，後來教堂都關了門。隨著國內改革開放，一些教堂也重新開放，我想去看看小時候看不明白的那個地方。懷著親近感和好奇心，我常去缸瓦市基督教堂。作為研究生、新聞記者，我更想到別人很少去的地方採訪採訪，研究研究。沒想到在我以為老人才去的教堂里，看到有一半是年輕人，再一問，有大學生、有研究生，還有一個清華大學的研究生，和我同名同姓也叫張敏，我和她聊得特別起勁。我真不明白，為什麼一個學理工科的研究生會成為基督徒。當我佇立在教堂里聽大家唱聖詩，內心被一種美善所打劫，基督徒對人親切有善，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他們中很多人被評為單位里的“五講四美”標兵，我想這事情值得研究。但我覺得自己無論如何不可能成為基督徒，因為基督徒所相信的，對我來說，不可理喻。給我印象很深的，是教堂牆上的經文：“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叫我不能接受。記得當時我第一反應是，這句話語法不通，耶穌不就是個人嘛！一個人怎麼會是道路呢！“我就是真理”，我們知識青年曾經相信過，毛澤東思想是真理，雖然現在不相信了，但是“思想”是“真理”，這說法，至少語法還通，耶穌！一個人！怎麼能說他就是真理呢，這句話連語法都不通啊。“我就是生命”，你們說耶穌在世上活過，說他有過一次生命，這不錯，前頭要加個限制詞，“我就是一條生命”，怎麼能用集合名詞呢？這就是我對聖經經文的第一個印象。

儘管如此，作為觀光客，我還是特別愛去教會，當時我還問一些一起讀研究生的同學去過教會沒有，我說，你們知道嗎？這世界上有法律、有紀律，而基督徒有自律，這自律的層次比法律、紀律還高，人家基督徒很多都成為“五講四美”的標兵了。在朋友面前談教會，還能說出個一二三，我也很得意。

記得北京市作過一次問卷調查，其中有個問題是：“你最欽佩的人是誰”。我和一些參加問卷調查的朋友聊天時相互問這道題填的是什麼，那時，很少有人填毛澤東了，不少人填周恩來，有人填愛因斯坦、陳

景潤……我說，你們知道我填的是誰嗎？“創造了上帝的人”。我說，我看明白了基督教，就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創造了上帝的說法，然後一代又一代人寫了聖經，這樣就管住了許多人，造就出了一茬又一茬的好人，兩千年了，你看歷害不歷害。所以我最欽佩的人是那位創造了“上帝”這個說法的人。這就是我當時真實的想法，我覺得到教會去收獲不小。我在“問卷調查”中如此冒犯上帝，上帝是創造和主宰者，完全可以當時就懲罰我，拿去我的命的，他留著我，讓我自己看自己走到那里。

那時，除了教會，我還有一個愛去的地方，就是精神病院。我媽是先精神失常，以後自殺的。我常想，要是我媽還活著，看著我和妹妹都受了高等教育，結了婚，一人有一個好兒子，我媽會多高興呢！可是她當時怎麼就堅持不住了呢？我就到精神病院去，我要去看看那些和我媽患同樣病的人，也許我能對他們說一聲，“要堅持住，你們後面可能會有好日子”。

我是帶著探求人心靈出路的願望到那里去的。沒想到，我所採訪的一個重症精神病人，北京師範學院俄語系研究托爾斯泰的教授，順著這個要採訪線索，我又回到了缸瓦市基督教會。這位教授不能正常地愛他的家人，也不能正常接受家人對他的愛，在這個家里，只有他的小女兒，能忍受她父親很多苛刻的要求，關愛她父親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她是缸瓦市教會的基督徒、詩班成員。我想，一個這麼年輕還在念高中的女孩子，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耐心去接近她母親、哥哥姐姐都沒法接近的父親！

我想好好看看這本聖經到底說了什麼，就買了一本。打開《創世記》，第一章，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把生氣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故事雖然美妙，但怎麼叫人相信啊，不要說我不信，凡有正常思考力的人誰也不會信啊。可是為什麼教會里這麼多學理工科的人，包括清華大學那位叫張敏的研究生，能夠信呢？不管怎樣，這本書我得看一遍。



## 天涯路盡見真光

張敏

我一頁一頁往下看。還沒出三、四頁，就受不了了，那長的家譜：誰生誰，誰生誰，誰活了八百歲，九百歲，我想聖經怎么就寫這個呀，我哪有時間管誰生誰，這又說明什麼問題啊！再說，活一百歲就了不得了，哪有人能活八百歲，九百歲！我實在讀不下去，可是不看看聖經到底都寫的是什麼又不放心，我就一頁一頁往下翻看。沒有幾句能叫我看下去。一直翻到《詩篇》、《箴言》，覺得像是格言，是叫人學好的話，我就認真地看，可很多還是不知所云。于是我又繼續往后翻，一直翻到《啓示錄》。這《啓示錄》寫的是什麼呀！總的印象就是：聳人听闻！怎么叫人信啊！我把聖經合上，放在家中書櫃里。那一層，放著我從寒山寺買來的佛教蓮花經，禪宗的書，周易八八六十四卦，下面一層，放著西方哲學家尼采、薩特等人的書。

雖然聖經讓我看不下去，但是我還是常去教會。我對基督徒有好的印象，他們令人佩服。不過我那時絕對不想成為基督徒。我想，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要俯視瀏覽人類宗教文明，把各種宗教盡收眼底，我不愿意僅僅歸了耶穌，失了來之不易的思想自由。我以“居高臨下”的姿態，俯視基督教，認為這是知識分子的天職，這樣才符合知識分子的身份。那時候，我和我的先生站在教會門外，對那些說基督教是迷信、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精神鴉片的年輕學生說，基督教是人類文明結晶，非常美好；但是，當我們走進教會的門，又會對教會里的基督徒說，上帝用泥土造人，我們不可能相信。那本聖經在我的書櫃里一擱就是幾年，我再也沒有動過。

想不到在莫斯科的小屋里，我突然想到了聖經。什麼書都看不下去，我感到接連而來的壞消息像是鋸刀，一刀刀把我的神經銼磨得細若游絲，我不敢出門，生怕從哪里再飛來一刀，我的神經斷裂崩潰了。一連幾天不敢出門，度日如年，想尋求精神力量，我就跟我先生提起聖經。就在那時候，加拿大駐俄大使館打電話來，有事要我們去使館。我和我先生一起去。加拿大使館就坐落在莫斯科最繁華阿爾巴特街上，那條寬闊的大街上行人熙熙攘攘，我們倆就順著人流往前走，突然有個人跨到我們面前說，“你相信耶穌基督嗎？你愿意認識耶穌基督嗎？”我連忙問“這里有華人教會嗎？”那人說，我們是從美國來的短宣隊，原打算到彼得堡去建教會，看到這里有需要，臨時留下，今晚舉行第一次布道會。我趕緊問：“你們有中文聖經嗎？”那人說，“有！這些聖經是北美的華人教會捐給新教會的。你要是今天晚上去，一人發一本。以後去的話，教會里的聖經就是公用的了。”

當天晚上，我和我先生走進這間剛成立的華人教會，當我們一人手里接過一本聖經的時候，我真好像

是在云里霧里，心里說，神了（是北方人的口頭語，意：想不明白）！这么大的莫斯科，这么多中國人，他怎么就走到我們面前呢？而且，在俄國一年半，我沒想過聖經，就這几天我和先生提到聖經，怎么沒几天，這聖經就拿在手里了！難道上帝聽見我說話了？

我又听有人說，請大家留步，到地下室用茶點，我們還可以交通。我心里覺得很奇怪，交通？跑汽車？就想下去看看。我和先生商定，這里人多嘴雜，我們的事什麼都不要告訴別人，反正打定主意光看不說。到了地下室，有一對夫婦勁直朝我們走過來打招呼，問我們從哪里來啊，是上學還是做事？我們支支吾吾。他們看我們不說，就自我介紹，說她叫劉蓉蓉，他叫付立誠，是從美國普林斯頓來的。我們一听，防線一下被突破了，因為幫助我們的朋友當時都在普林斯頓，這些朋友不知道我們為什麼拿到了移民紙還是出不來。當時莫斯科的長途電話很難打，好不容易接通也說不明白，雙方都很著急。而這對夫婦恰恰是從普林斯頓來的，我們就趕緊問，你們認不認識蘇曉康、遠志明啊……說一個他們就認識一個，我和先生也沒有商量，就把我們的情況爭著搶著全告訴他們了，請他們回去轉告我們的朋友們。這事我又覺得特別的神！怎么在我們需要人幫忙和朋友聯系的時候，這對夫婦就來到我們面前了呢？接著，他們把雙手搭在我和我先生手上，為我們流淚禱告，把我們的需要向上帝說，听得我泣不成聲。他們禱告完了我也開了口，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怎么禱告，我只是反復說：“上帝，求你讓我活著離開這儿！”能活著離開俄國，是我當時最大的愿望，因為只有這樣，我儿子才不會重蹈我的覆轍，小小年紀永遠失去母愛。當我這樣向上帝呼求時，我沒有了當初那種知識分子俯視瀏覽宗教文明的驕傲，這時的我，不過是浩瀚宇宙中一個無力把握自己未來的渺小生靈。那時的我還不知道，從我仰望至高之處，向上帝呼求的這一刻，我結束了几十年不認識神的背逆。我第一次向至高的主宰呼求，因為親人、朋友都已愛莫能助。

從此，在未來度日如年的生活中，每周有了值得盼望的事：去教會參加禮拜和上主日學。我們在莫斯



## 天涯路盡見真光

張敏

科，眼看著一個教會家庭成長起來。以前在大街上看到中國人，彼此心里都很戒備，因為很多中國人被殺被搶，作案的大多數是他中國人，以至中國人在街上見面，都戒備地相互避開目光。

記得有一次我幫了一個小伙子一點慢，他說：“大姐，我謝謝，我不留給您姓名地址了，您也不要給我地址姓名，我剛被一個認識的人搶走了幾千美金，那些錢都是借來的，因為沒錢了，現在我回不去，也留不下，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只怕我已昏頭，去搶了您。“這種變態的真誠令人不寒而栗。這樣的細節，你說那個作家能編得出來。

可就是莫斯科大街上那些相見不相識的中國人，就憑著聖經這本書，到了教會，就有了笑容。大家互相幫助，問寒問暖……我先生說“眼看著一個教會家庭誕生，讓人感到心靈震撼。”我先生是不愛說話的人，他這麼說，是真的受感動了。在教會里，牧師教我們怎麼讀經。他讓我們先讀新約的福音書，一直到<<啓示錄>>，然后再回頭過來從頭讀舊約<<創世記>>，否則，可能還沒“出埃及”，就會把聖經放下了。我說，這個我懂，因為我是試過。我和我先生每天一起讀經。讀著讀著我先生就說，“魯迅二，三十年代翻譯的書，只要一看就知道不是現代人翻譯的，他的用詞和行文都和我們今天的習慣不太一樣。奇怪的是，這福音書的和合譯本聽說都翻譯了七、八十年了，今天讀起來還覺得挺順的。”我也說，“真奇怪，當時看聖經怎麼不記得有讓我看的下去的地方呀？現在讀四福音書，覺得挺吸引人的。”

接著我們就開始“分享”了，就是把自己的體會說一說。當然這些教會的“術語”我是後來才搞明白。我先生說，“聖經說人人都有罪，一條一條的，你看看我們是不是也對得上號啊？”想當初，從國內出來，我們真是覺得中國人容不得好人，我們才出來的。看了聖經說人人有罪，說的那些表現，我當然有。比方說“驕傲”，有人說我為人謙和，也肯認錯，可我從來以為，驕傲是褒義詞，我想，像我這樣的背景和經歷，要是沒有點兒驕傲支撐著，還能熬到今天嗎！驕傲怎麼是罪呢？讀了聖經才知道，我不認識上帝，在上帝面前，自我定位不對。人最大的驕傲就是不認識神。還有“不解怨”，“背後說人”……唉，這些罪我都有啊！雖然我向來是知恩圖報，很記得那些曾經幫助我的人，但是對那些傷害過我的人，我記得更清楚。還有“暴怒”，跟誰暴怒？會想到跟我先生。我先生說，當年那么多知識青年中挑了我，要求不高，就圖我脾氣好，沒想到還是上了當。我說，本來我脾氣確實不錯，就是因為跟你結了婚，脾氣變壞了，你說，我跟誰吵過架？

別人都很羨慕我們，當年的知識青年中，夫妻倆都拿了碩士學位，熬出來不容易，人們說我們倆是比翼雙飛，什麼好詞都能套上。但是別人家里有什麼問題，我們家照樣有。愛親人，愛鄰舍，愛仇敵，這是多么吸引人啊！但是我呢，連自己的愛人都愛不好，離著愛仇敵有多遠！

我們從小受的教育是，階級仇，民族恨，時時刻刻記在心……我漸漸明白，聖經上說的罪，不是法院要判刑的罪，而是人的不完全。這些不完全使我們與人相處不和諧，使我們心里沒有平安，沒有喜樂。我才知道這些不完全，也就是罪，對自己很有害。

聖經說人人都有罪，也使我想起許多事情。比方說，過去一說到文化大革命，我就特別理直氣壯，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挨打的，我問心無愧。但是讀了聖經之後，我心里就冒出一個問題，我想，張敏啊，每次說到文革，你就說我是“黑五類”，我被打了，如何如何……平心而論，當年到底是人家讓你大人你沒打，你成了挨打的呢？還是你想加入打人的隊伍，人家說你每資格，于是就變成了挨打的呢？從文化大革命到現在，我從來沒有這麼想過問題，讀了聖經後，我才開始看到自己內心的陰暗面。毫無疑問，我是想參加打人的一邊。如果我不是出生在這樣的“有歷史問題”的家庭，而是出生在我同學那樣的革命干部的家庭，我的行為不會和我的同學有什麼兩樣。文化大革命暴露出我們共同的罪性。

還有，我一向認為我是個好記者，所以只好離開中國。記得當年作記者1各個單位採訪，進門人家就給我兩個口袋，一個是塑料袋，里面放的是樣品，紀念品，試吃，試穿，試用的……一個是紙袋，里面放的是錢，從五十塊開設，後來增加到一百塊。當時拿這些錢知道不是好事嗎？知道。可是如果我說不要，那單位就永遠不會請我去採訪了。要是我偷偷上交中央領導，領導會怎麼想呢？派三個人去採訪，就我



## 天涯路盡見真光

張敏

上繳一百塊，明明那兩個記者拿了一百不上繳。安消息走漏出去，那兩個人不吃了我才怪呢！只是放在口袋里，損失最小，收獲最大，錢我也需要……當時和學生一起反腐敗，就沒想過，我要是在官倒的位子上，能不能保證不沾邊？

越想我就越相信人人有罪的說法。既然大家都是罪人，那麼罪人和罪人相處就要彼此寬容，罪人掌權就要受到制約，因為只要是人，就帶著罪性，即使受到千萬人的擁戴，也要受到制約。寬容和制約并行，才鋪設出社會相對良性運作的軌道。而中國人相信，人人皆可成聖賢，人之初性本善：當初人人都是好的，是後來被人教壞的。中國人的哲學道理叫我們听了心里舒服，但是我們卻沒有過上什麼舒服日子。因為人人都要當“聖賢”，“聖賢”，多了就彼此殘殺，結果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這就是中國歷史的主旋律。以前我怎么沒有仔細想過這些事呢！人的道理和上帝的真理何其不同！這樣，在讀聖經的過程中，自己的一些想法會改變，對自己，對別人的看法也會改變。在聖經里我讀到了上帝的愛，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愛，他成為房角的頭塊石頭，成為上帝對人類的整個救贖真理的基石。

在莫斯科的時候，看到列宁還躺在紅場的水晶棺里，這叫我想到了北京的那口水晶棺和里面躺著的毛澤東，想到這并駕齊驅的兩個人活著的時候給兩個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倆位學識淵博的老人，用心良苦，以“剩餘價值理論”為基石，締造了共產主義的學說。我從不懷疑他們的真誠，他們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過自己的小日子，但是他們宣稱要讓千千萬萬受剝削的勞動人民也能過上好日子，他們想在人間建立天堂。于是，吸引了各民族多少最具有犧牲精神的优秀儿女為此而拋頭顱，洒鮮血。我們在莫斯科的時候，正放映美國新拍攝的記錄斯大林時代的影片《怪獸》。影片中再現當時斯大林殘酷的整肅……再想想中國歷次政治運動，共產黨所謂多次“路線斗争”……多少人的白骨鋪就了統治者登上專制寶座的路。在槍聲，炮聲和歌聲之后，是否出現了人間的天堂呢？可以到俄國看看，可以到中國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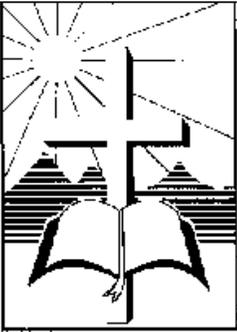
在莫斯科小屋里讀聖經，像在廣闊的時空中遨游。聖經幫我們把几十年的尋找和失喪作了大致的梳理，才曉得：“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記得當時我問過自己這樣一個問題：張敏，你最珍惜的稱號是知識分子，但是一個知識分子如果沒有讀過聖經，這本歷史上印行量最大，被譯成最多種文字的書，就敢管自己叫知識分子，是不是會有點心虛？”那時我突然感到心虛，當心虛下來時，我就真的開始虛心一些了。跨出這一步，上帝就帶領我繼續往前走。對有我們這樣經歷的人來說，要信主很不容易。信主，這不是大腦命令心靈說，走投無路了，去信吧！就把手舉起來，信了主。不，信不是這樣的過程。信是心靈向大腦的辯白說，這個道理我還不能全弄明白，但我的心說的是“我愿意認罪悔改”，“我能接受主”，這是個一步步往前走的過程，從以前“想信都不行”，到後來“不信都不行”的過程。我們的先人造詞精當，信仰的要義是“信”而“仰”之，俯視瀏覽，永遠無法進入信仰生活。在天涯路盡的時候，我經歷了上帝引領的真實。從俯視瀏覽，到信而仰之，仰望，看到了聖經真理之光。“這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曾經因為信仰共產主義而在農村耗去十年青春。要是再信錯什麼，我也沒有幾個十年可耗了，所以我的腳步非常謹慎小心。在接下來的第二進，《知識的開端》中我會講，當我開始心虛，跨出虛心的第一步后，上帝是怎樣一步步地帶領我，打開我的心門，使我從不認識神到認識神，從不相信到相信，帶我跨過一個又一個障礙，認識聖經真理的寶貴。

因為上帝是靈，所以當我們用心靈和誠實來尋求他的時候，上帝就會打開我們心靈的眼睛，他是我們的創造主，他有能力使我們認識他，只要我們肯放下我們的驕傲、背逆，願意打開心門接受上帝的光照。



## 蹉跎歲月 認識耶穌

花江



我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從進小學的時候，一直到來美國之前，我一直受的是無神論的教育。那時候我認為所謂的神，上帝和佛都是欺人之談。而進化論，即那些什麼猿猴進化成猿人，最後變成人的理論在我的腦子里几乎是根深蒂固。來美國后，我漸漸接觸到了福音，開始每周五晚上到教會去學習聖經。我突然發現學習聖經讓我接觸到了一個對我來說是全新思想，全新的文化和全新的現實。雖然開始的時候只是覺得新鮮，漸漸地我發現我過去接受的那些東西是多麼的淺薄和不堪一擊。而且，基督徒們的坦誠熱情也深深感動了我這個來自異國他鄉，在這里舉目無親的人。在學習聖經的過程中，我認識到它里面包含了很多人生哲理。我才發現，基督教還有如此深涵洞教義。

剛踏上美國這塊土地時，我只是孤身一人。寂寞之余，室友邀我一同去教會。當初我也只是抱著結識一些新朋友，或解解悶的心態就去了。在和新結識的朋友們交談的時候，他們知道我正在為我太太來美國的事情奔波安定擔心。於是，每次教會學習時，大家都為我禱告。在我來美國三個多月后，

方慧卿終於順利地來到美國。由於種種原因，我們的女儿沒有和方慧卿一起來。這使得我們在后來的日子里非常地想她。

方慧卿來美國之后，我們就著手建立我們在美國的新家。由於我的收入有限，方慧卿每個周末都去打工。加之當時對主耶穌基督的認識也很有限，逐漸地我們就很少去教會了。接下來在我們為女儿辦來美簽證的事情上，我們前前后后歷經磨難近兩年時間。期間我自己常常默默地禱告，希望上帝幫助我。最終歷經四次簽證后，女儿終於來了。一家人終於團聚在美國。在機場接到女儿時，一家人抱在一起，留下了熱淚。從那一瞬間，我突然隱約地感覺到應該是神的恩典，神的力量消除了那些重重障礙。主憐憫我們，使我們一家能團聚。從那以后，我們又開始經常去教會學習。

來美國的時候，我是J1的身份。我非常想留在這片自由的土地上。但我在國內又沒有什麼門路，實在沒辦法通過國內得到豁免。我常常默默的禱告：上帝啊，雖然我還沒有完全信你，但我求你保佑我和我的全家能夠留在這里。我們出國是多麼艱難，你讓我們留下吧，我從這里可以聆聽你的教誨。最終，我通過能源部得到了美國國家利益豁免留在了這里。

在后來的日子里，博士資格考，博士論文答辯，畢業，辦綠卡，搬家。忙忙碌碌中，我又



## 蹉跎歲月 認識耶穌

花江



疏遠了教會。忘記了是神的大能，神的恩惠，神的指點才有了我們現有的一切。在這段日子里，想綠卡，綠卡辦不下來。找工作，几年都找不到。好不容易跳出學校，找到一份短期合同工。几個月后又沒有續上。焦急，煩惱，惆悵，迷茫，充滿了我那几年的生活。就在這艱難，困惑之時，神向我伸出了關愛之手。我猛然間覺得是自己離開了神，沒有接受主的教誨。一種強烈的沖動促使著我，去教會，去求神，去追隨那大能的主。

我們又開始上教會了。又開始感受到了大家的溫暖。我這時真是有了一種奇妙的感覺：我得救了。從此以後，我不斷地接到面試通知。期間有一次的經歷，其神奇的經過，美妙的遇境，使我終身難忘。當時的我真實地有了一種大徹大悟的感覺。

事情發生在一次我去面試的路上。當我上了I270后不久，突然雷雨交加，狂風大作。几分鐘后，雨大到几乎看不清路牌路標，路面上的水深到了看不清白線的程度。所有的車都以30多邁的速度行駛。我當時是需要上I71，才能去要面試的公司。很多人都把車停在了路邊，我也和大家一樣停了下來。我當時心里那個著急，真不知道應該怎樣形容。因為我要趕時間，我必須2點趕到面試地點。而當時停在路邊的時間已經是1點20了，我還要趕30邁的路，其中有20邁還不是高速。這時我突然想起了禱告。我想，神會幫我的。我坐在車里開始禱告。這次我不是默禱。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出聲地禱告：上帝！我生命的主，我心靈的主。我今天要去一次重要的面試。我想工作，我需要工作。我懇求你幫助我，使我能及時地趕到目的地。我相信你的大能。主，請你幫助我。神奇的一幕發生在1到2分鐘之後。突然間，我頭頂上的天空突然發白，100米之外雖然仍

能看到大雨，我的附近雨卻小了。驚喜之余，我又發現：離我30米處就是I71的出口。於是，我趕緊上路。也就是這5分多鐘的時間，我順利地上了I71。之後，雖然接著又下起了大雨，但比較起先前小多了。這時，我在車里大聲地感謝神。我平時常常听別人見證，這次自己是實實在在地經歷了一次。我真正感到了神的大能。面試后一回到家，我就把這神奇的經歷告訴了方慧卿，讓她也分享一下這如夢般的奇遇。

後來，我終於得到了一份我非常滿意的工作。儘管不是這次面試的工作，但我從此更加堅定地覺得，我應該歸主了。我感謝主，他沒有因為我的罪，我的疑惑和淺薄而拋棄我。他將我及我的全家收留在這片自由的土地上。讓我女兒上了PRINCETON UNIVERSITY。讓我得了一份滿意的工作。讓我在這裡繼續聆听福音，使我真正認識了他。認識這位創造了宇宙萬物的唯一真神。我相信只有主耶穌才能赦免我們的罪過，并賜給我新的生命。我從此決心接受主耶穌基督作我生命的救主。





為金齡和佳美團契現有所有核心同工代禱，求主賜下智慧和能力，引導，幫助我們，使今年所制定的各項活動都有果效，達到殷勤關懷的目標，使團契蒙受神更多的祝福，並為下一年度團契主席以及同工人選代禱，求主呼召并預備合神心意的人選。

為團契的契友們代禱，愿主幫助弟兄姐妹建立並經歷在禱告中支取從神而來的能力，在查經、靈修中，堅立自身的信仰，在關懷他人時有基督的愛和真理，使人得蒙祝福。并為新一季度“生命影響生命”的查經禱告。

為在復活節接受水洗的弟兄姐妹感謝神，求主祝福，保守他們靈命的成長，并繼續為曾經來到團契的慕道朋友和很久沒有來的主內弟兄姐妹代禱，愿聖靈的感動与引導，使他們生發渴慕認識基督耶穌的心，而蒙受神的祝福。

感謝神，因主的恩典与保守，使佳美月刊每月都能順利出刊，求神

繼續感動契友們使用及開墾此園地，將此刊物成為契友間心靈交流、共鳴及互通資訊的管道，為契友們所喜愛、珍惜。

為其水，德剛，定邦的母親，玥樺的身体代禱，求主賜下醫治的恩典，醫治他們身体上的不适，使他們能有体力來事奉神、服侍人。

繼續為德剛/瑞鑫以及儿子牧野的身体代禱，愿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与他們同在，賜智慧和能力給醫生及父母，使其儿子得醫治、得扶持。

為教會青少年團契及施牧師代禱，愿主賜智慧和能力給牧師和同工們，能根据各年齡層青少年的需要，制定出适合于他們的節目，使青少年的靈性在其中得到成長，并在其中學習服侍人，事奉神。

為已進入大學或研究所的青年們代禱，愿主保守他們的腳步，使他們在所進入的學校有合宜的團契扶持，使他們能繼續在主里成

長、事奉神。

為金茂宁的儿子金煦申請醫學院以及信仰代禱，愿主賜給智慧和信心來面對申請過程，并能在其間經歷神的真實和恩典，進入神為他所預備的醫學院；并繼續為傳劬的女儿書涵未來的道路以及信仰代禱，愿他們能在未來認識神、被主所使用成為他人祝福。

繼續為正在找工作的王厚宏以及王美玲代禱，愿主賜給他們智慧并有很好的關係網絡資源，使他們能盡快的找到合适的工作。

為張凱一家和蔣波一家綠卡代禱，讓他們在這件事上能經歷到神的同在和帶領，使他們盡快地拿到綠卡。

為方慧卿于4/20到5/13回國探親，傳劬的二女儿書涵于4/29-5/13到北京旅游代禱，求主保守她們來去的平安，并賜給她們有個愉快溫馨的回憶。

團契主席：李曉 (614) 885-2087 團契副主席：錢傳劬 (614) 792-7934

月刊主編：黃潔 (614) 433-0072 ([jhuang2004@yahoo.com](mailto:jhuang2004@yahoo.com))

責任編輯：謝紅 ([hxiawang@hotmail.com](mailto:hxiawang@hotmail.com)) 錢傳劬 ([choud@oclc.org](mailto:choud@oclc.org))

蔡麗明 ([lc@lucent.com](mailto:lc@lucent.com)) 蔣波 ([bo\\_jiang2000@yahoo.com](mailto:bo_jiang2000@yahoo.com))

哥城華人教會

4141 Maize Road, Columbus, Ohio 43224

Phone: (614)263-9287

Fax: (614)263-9298

[www.columbusccc.org/ccc\\_fellowship/gff/home.htm](http://www.columbusccc.org/ccc_fellowship/gff/home.htm)

讓基督來照亮您的生命  
請您加入佳美團契